

湘鄂贛人

吳詠湘 著



·革命回忆录·

湘鄂赣人

吳詠湘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·1962·

目 录

我的第一个班长·····	1
竹海常青·····	11
邻居·····	22
子弹·····	33
仙源保卫战·····	40
高视的怀念·····	52
忆修水·····	62
新编的“特别营”·····	87
风雨渡口·····	98
父亲的故事·····	108
浏阳谈判·····	119
潭山纪事·····	133
编后记·····	151

我的第一个班长

对一个初参加革命的战士来说，“班长”两个字是亲切的。

我们离开家里的亲人，踏上陌生的革命征途，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自己的——班长。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教会我们使用手中武器，在战场消灭敌人，保存自己。他以自己的行动，为我们树立榜样，使我们慢慢地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！

让我也来讲讲我的班长吧。我的班长姓欧阳，湖南浏阳人。他的名字我已记不得了。姓名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他留给我的一切难忘记忆……

一九三〇年初夏，刚成立的红十六军来到我的家乡湖南湘阴东乡。为了壮大红军主力，湘北特委发出号召掀起一个空前未有的参军热潮，运动一开展，赤卫队员和少先队员踊跃去苏维埃报名。

我也被批准了。我们龙洞村的几个人，都分配在七师三团五连。

連部設在一座有院子的大房里。新戰士在院子里等着，由各班班長來帶領。院子里熙熙攘攘，非常熱鬧。忽然喊到我的名字了，我忙應：“嚶，在這裡！”

一個高個子走來，拉住我的手說：“我是五班長。你以後就生活在五班。”又放輕嗓門說：“革命軍人在答應的時候，應該挺起胸脯，精神飽滿地應——到！”

“嚶，”我又脫口而出，慌忙改成：“到！”

就在這時候，我看清了班長的面孔，不禁大吃一驚。他的臉上有條足足四寸長的疤痕，紅里透黑，疤痕很深地陷進肉里，從左額骨穿過左眼皮和鼻尖，捎帶右嘴角，一直到下巴邊。猛地看去，活象一條大蜈蚣爬在他臉上，把他的臉分成兩半。真是怕人！

班長從口袋裡摸出一個紅袖章，上面有“中國工农紅軍第十六軍”幾個字。他摘下我衣袖上的少先隊符號，換上這個袖章，邊說：“以後，你就是紅軍戰士了。”又問：“幾歲啦？”我回答道：“十六。”但不敢朝他的臉看。



班长点点头，又摸出一付綁腿，蹲在我脚前說道：“你仔細看好，”說着就幫我打着綁腿，一面講着要領，一面叮嚀：“綁腿打不好，行軍就会掉队。”

我們回到班里沒多久，就吃夜飯。班长匆匆地吃完飯，說声：“我到連部去开会，”就走了。等班长开完会回来，已到就寢時間，同志們把屋角一堆干禾草鋪开，有枪的同志把枪擡帶穿在手膀子上，抱住枪躺下后身子一側就这样睡了。

我覺得很奇怪，这又硬又长的枪，抱在怀里能睡得熟么。班长見我呆呆地望得出神，他拖了我一把說：“我們革命軍人，沒有枪就不能鬧革命，枪是我們的第二生命，人不离枪枪不离身，在睡覺的時候也不例外。”

这时，同志們都已躺下了，大家都从身底下抓出一些禾草盖在身上。同志們称这叫“金絲被”。这种金絲被如若盖厚了，身底下垫的就要减少。我刚躺下时一点也不觉得冷，就沒有多盖，睡到半夜里，身子越蜷越紧，还是冷的要死。我又貪睡，迷迷糊糊又睡着了，后来也沒有再冷醒。

我二天清早起床，我发觉身上盖的禾草多了不少。我坐起身子，見睡在我旁边的班长，已蹲在那里打綁腿。我看看他睡的地方，禾草显然少了，連禾草底下的地皮也看得見。

“班长，你，”我不禁感动得失声呼叫起来。班长回过头来朝我笑笑：“起来，打綁腿，不会我再教你。”

打完綁腿，全班同志都已起床了。班长站起身拍掉沾在身上的禾草屑，对我說：“你和同志們把禾草細好，把所有

从房东家借来的东西还掉。”我問道：“我們今天要出发了嗎？”

“不管出发不出发，都要这么做。这是我們紅軍的紀律。”接着，班长簡要地把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”，給我講解了一下，又說：“等有空的时候，我把这支歌教給你唱，这样容易記住。”

早飯后，大家等候哨音出操。我望望老同志手里的枪，問班长：“班长，什么时候发給我枪？”

班长还是用那不紧不慢的声調說：“我們还没有自己的兵工厂，武器全得从白匪手里夺来。你不要急，在战斗中只要勇敢，就一定会有枪的。”他說的时候，拍拍自己的步枪，又說：“等会出操，你先用我这支枪学动作。”

我忙把班长的枪抱在怀里，东摸西看爱不释手，隨口問：“班长，你这支枪是哪一次战斗中繳来的？”

“不是繳来的，是我带过来的。”他剛說到这里，外面吹哨子出操了。班长見我滿臉不解的神色，匆匆地补充了两句：“我本来在反动軍隊当兵，我是譁变过来的。”

我来不及再問下去，就集合了。这天練習的是預备放的姿勢和瞄准击发。我拿着班长的枪在練，这步枪扛在肩上倒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一托在手里瞄准，就够呛了。不到一分鐘，胳膊就又轉筋又打哆嗦，我的身子直向后傾仰，枪口就瞄到目标上空去了。

“你在瞄麻雀打嗎？”身后突然响起一个粗大的声音，原来是連长站在我面前，他的两条粗黑的扁担眉，紧紧擰在

一起。我吓得出了一身汗，幸好連长吼了一句，就走开了。

下操后，我心里觉得很委屈。班长挑着一担空水桶走来，对我說：“小鬼，我們給房东挑水去。”

我們边走边談，班长說：“你一定认为連长很凶，是吗？”我老老实实点着头。班长很恳切地說：“連长当然知道你还是第一次摸枪，可是你要懂得，要不严厉督促着点，象你們这样的小鬼，貪玩爱吵，在家里又散漫惯了，就不能很快学好軍事技术。”班长說到这里，語气严肃起来：“不很快学好本領是不行的，說不定明天就会有战斗。”

这时我們已走到溪边，班长用空桶去勺水，他意重地說：“我們連长是个好同志；你要是在反动軍隊里当过一天兵，就会明白。”

这天黄昏，班长又把他的步枪递給我，說：“我們到外面再練習練習。”走到村前的一块平地上，班长搬攏七块大磚头，他臥下来支起左肘，叫我把磚头一块一块放到他的手心里。磚头从一块加到七块，但班长的手始終稳如磐石。他說：“手臂无力，打起枪来，枪彈就不能命中目标。在战斗中，你一枪打不死敌人，就可能被敌人回击一枪打死。”

班长叫我臥倒，支起左肘，他替我在手心里放磚头。磚头才加到第三块，我的臂膀就酸得发麻了。

“要坚持，要記住：这是为了消灭白匪！”班长在一旁鼓励我。就这样，我一直練到天黑。在回屋去的路上，我甩着酸麻的左臂，問道：“班长，你的臂力这么大，練了多久才練出来的？”

“我可不是練出来的，是逼出来的，是在鞭子和釘靴下逼出来的。”話开了头，班长就告訴我他过去的悲惨遭遇：班长原先在一个土豪家当长工，土豪和白匪串通，把班长卖了壮丁。班长的妻子嫁了別人，老娘无人养活，抱着不滿周岁的小孩出去要飯，死在他乡。班长在反动军队里，每頓飯都吃不飽，有个姓呂的壮丁，联串了班长他們五个人，在一天深夜逃出兵营，不幸被发觉了，當場給打死两个，总算逃掉一个，但听說这人在途中又被另一帮白匪捉住，在那里当了兵。班长和姓呂的壮丁被抓回去，五花大綁押到队伍前面，当官的手里拿着一把雪亮的指揮刀，指揮刀一举，两支对准他們后脑壳的枪响了。姓呂的壮丁倒下去死了，这算是杀一儆百。班长沒有死，因为还要留他湊个数，所以只当个陪斬。当官的走到班长面前，說是：“死罪免了，活罪难赦。”話落刀起，朝班长臉上猛砍一刀，还罵道：“我叫你再逃！留个記号，你逃到地獄里也会把你認出来。”

……我听完班长的这段訴說，望着他臉上的那条疤痕，对国民党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，忿怒得气也喘不过来：从班长这条疤痕上，我觉得我开始懂得“革命”两个字的意义了！

当天半夜，我从梦中被班长推醒。在黑暗中听到班长严肃的声音：“准备出发！”

我們的队伍向西急进，直插粵汉铁路上的荣家湾車站。当时，紅一軍团和紅三軍团第二次攻打长沙后，准备撤回中央苏区，我們的任务就是截断粵汉铁路，擋住武汉的白匪南

下。

早晨，我們到达荣家湾車站附近。車站在鐵路西。鐵路東有一座光禿禿的黃土山崗，和車站隔路相對，被白匪占領當作防守車站的障地。

我們從稍遠處的一片竹林里，向黃土山崗運動，很快就被白匪發現，開始向我們射擊。我們沒有理睬，反而加快腳步。我緊緊地跟着班長寸步不離，就差沒有拉住他衣角。

白匪的槍聲越加密集了，越來越多的子彈，在我們頭頂上呼哨而過。突然，走在最前面的連長同志，高舉起手里一面小三角紅旗，振臂高呼：“同志們，沖啊！”

我們沖到離黃土山崗約一百多步的地方，白匪射來的槍聲中，猛地出現了一種比眾不同的怪聲：“噠噠噠……”均勻而有力，又有些象一股激流從狹小的山洞中急沖出來，連長的小三角紅旗，朝下一晃就不見了。

“臥倒！”各排各班紛紛傳呼着這個命令。班長抓住我胳膊，拖到就近一條土坎下，告訴我說：“你聽見這槍聲吧，這叫‘水機關’，是種威力非常大的重機關。我以前在反動軍隊里扛過。這麼一挺水機關，能抵上幾十支步槍的火力。”

我真是驚訝，心想我們全連一共才幾十支步槍，這個仗可怎麼打法呀？

“你用不着怕。水機關在白匪手里起不到多大作用，我以前就從來也沒有瞄準好放過一槍。可現在這挺水機關要是能到我手里——”班長說到這里，突然從土坎下一躍而起，

狂呼道：“水机关卡壳啦！同志们，冲啊！”

我一听，果真那怪枪声没有了。这时我们的冲锋号又嘹亮地响起来，连长的小三角红旗，也早在半空中迎风嘩嘩响，朝黄土岗冲去。

我们的杀喊声震天撼地，压倒了白匪的枪声。班长站得最早，所以冲在全连的最前面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觉得他那高大的身材高大得出奇，他的喊杀声也响得出奇，一切都和平时的班长不一样。我跟着他，紧紧地奔着，喊叫着，忘掉了恐惧。

白匪显然被我们这突然的冲击搞得惊惶失措，加上水机关的故障还未排除，手脚越加慌乱了。我们趁机冲上黄土山岗，班长仍旧跑在最前面。只见他逼着上了刺刀的步枪，直扑敌人水机关枪阵地，挑翻了两个正埋头修枪的白匪。其余的白匪一见，吓得转身就往车站那边逃。

我也跑到水机关枪阵地了。班长一见是我，把他手里的步枪朝我抛来，说道：“接住！”他空着手，转身跳上重机枪射手的位置，把机枪上的一块小铁板拉开，紧张又沉着地埋头修理起来。我横着手中步枪，紧靠班长站着。此时全连的同志都已冲上山岗，山岗上所有的残敌，开始全数溃逃。

连长也跳进水机关枪阵地来，他那对粗黑眉毛，快要吊到鬓角上了，他喘着气喊：“五班长，修得好么？”

班长“啪”地一声关上那块小铁板，把枪口调过方向，双手握住枪柄，扬起脸：“连长，就等你的命令了！”

连长赞了一句，举起小三角红旗，高喊：“全连向残匪

追击！”

强大有力的水机关枪，在班长手里吐出一条火舌，連續不断、准确地向那批正往山下逃窜的殘敌扫射。班长滿头大汗，滿面紅光，一滴一滴的汗粒，順着那条疤痕往下滴，好象是一颗颗油光閃閃的紅色的透明珍珠。那条疤痕也因而象被紅光盖住了。班长的左眼紧閉，右眼睜得老大，射出一道炯炯有神的光芒，穿过枪上的瞄准器，捕捉着逃窜的敌人。

白匪龟縮車站，我們把車站团团圍住，掩护湘阴随軍赤卫軍，和当地群众大破鐵路。一直搞到太阳西下，后方送飯来了。我們吃完晚飯，侯經武团长亲自来到了我們連的陣地上。

团长决定天黑后攻打車站，要我們迅速擦拭武器，准备繼續战斗，为了迅速攻进車站，并命令在全团範圍內組織一个敢死队，指定我們連长任队长。敢死队员是自愿报名，再經挑选批准的。我們全班都报了名，結果只批准班长一个人，因为敢死队员不但需要勇敢，而且还得有丰富的战斗經驗。

批准的敢死队员到团指揮陣地集中，就沒有再回到班里。他們从那里直接出发了。

夜很靜，只有野地里的虫子在繼續地叫着。猛地，漆黑的天空里划过一个流星，定睛一看，是顆曳光彈。这是进攻的訊号：已經偷偷接近車站的敢死队员，一跃而起，杀了进去。車站上的火把点燃了，我們的二梯队紧接着出发。

我們几个新战士，留在陣地上看守着白天繳获的重机枪

和其他战利品。我想念着班长，不知他现在冲到什么地方了……

东方开始发白，枪声和杀喊声渐渐稀落，最后完全静止。荣家湾车站的战斗结束了。

被彻底破坏的车站上挤满了人，赤、少先队员们喜气洋洋，大叫大嚷，帮助我们收集白匪丢下的武器弹药。一群垂头丧气的俘虏，被押着走出车站。湘阴随军担架队员脸色庄重地工作着，大家都给他们让着路。

迎面走来我们连长，他手里拿着一支步枪。连长疲乏不堪，走过我们面前时，看见了我，他站停了说：“唔，是你，”说时把手里那支步枪双手郑重地交给我：“这是你班长的枪，以后你使用它！”

我惊呼道：“班长他……？”

连长沉重地说：“你要好好练本领，不浪费一颗子弹。不要忘记你的班长，他是我们的好同志！”

太阳升起了，我们的队伍迎着朝霞回苏区。我扛着班长留下的枪，迎接新的战斗……

（黄本贵插画）

竹海常青

翻过湘北連云山分水岭往北走，就象进入竹林的海洋。从远处望去，村落、道路、溪流，全都淹没在这四季常青的竹海中。只有看到炊烟在竹丛上空飘起，或是听到鸡啼狗吠的时候，人们才能寻找到村庄所在地。

这里，自一九三〇年春天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，就成为我们红十六军的大后方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们在汨罗江南岸的北山，和白匪展开了保卫我军大后方的剧烈战斗。在这次战斗中，我第一次负了重伤。

担架队把我从火线抬下来，从一条青石板路上，向浏阳的走马吞后方医院走去。翠竹带着幽幽的清香从两旁拥来。天空在我们头上，有如一条透明的湛蓝的溪流。往前看，前面的路好象已被阻绝，但一到那里，青石板路转一个弯，一切依然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正昏昏沉沉仿佛在梦中，猛听得热烈的锣鼓声大作，一支欢快的唢呐夹在中间尽情地吹奏着。

走马吞到了！全村的人们，都来欢迎我们。有位左手用

綑帶吊在肩膀上的傷員，走到我担架邊，把我仔細打量着，問：“你不是龍洞村的滿生（我在家里時的小名）”嗎？

我急忙朝他看，原來是我參軍前的少先隊中隊長鍾德州。我高興得大聲呼叫：“中隊長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！”

他說：“我是在瀏陽官渡那一仗負的傷。當彩號已三個月啦。嗨，官渡那一仗，可打得真來勁……”

我們說話的時候，走馬番的鄉親們，已把担架搶接過去，抬着我們向醫院里走去。鍾德州右手扶着担架，边走边和我說話：

“你彩挂在哪里？”

“手臂膀、大腿上都有。”

“不要緊，很快就能治好的。”他安慰我說，“唔，到家了。”

我用力昂起脖子，見前面山腳下，一片翠竹叢中，露出一座大牆院，上面爬滿綠油油的蔓花草，几枝高大的蒼松，展開濃密的枝葉，傘似地復蓋在上面。而最顯眼的，是那白粉牆上的十二個紅色大字：湘鄂贛紅軍第二醫院第一所。

我被按插在鍾德州住的病房里。這間病房里有十多張門板床，我的床和鍾德州的床緊挨着。這一切都使我十分高興。進院的第一夜，我睡得非常香甜。

一覺醒來，天已大亮。病房里所有能走動的傷員，都出去呼吸新鮮空氣了。鍾德州正好從外面進來，他右手托着一只小木盆，木盆里盛着熱水和一塊干淨的白布。

“我知道你該醒了。來，洗個臉。”他坐在我床沿上，

用双膝把木盆夹牢，用他的独手把盆内的白布颇不容易地捏干，然后又說：“你的两只手都不能动，我来帮你洗。”

钟德州把捏干的白布咬在嘴里，再腾出手来沾点水，抹在我脸上，再从嘴边取下白布，轻轻地帮我洗着臉。

这些事情，原来是很平常的。可是只用一只手做，就非常艰难。钟德州一边给我洗，一边还象讲课似地说：“讲卫生是彩号最要紧的事，因为伤口里进去细菌，就会恶化。你知道细菌是什么吗？这是一种小得看不出的……”

钟德州这样照顾我，我觉得很过意不去。但钟德州说：“医院里工作人员少，我们就更应该互相多帮助。”他还对我说：“你将来伤养好，也应该去照顾重伤员。”

钟德州说完，又出去换了一盆水，走到另一张床铺前，替那位重伤员洗脸。

过了一会，轻伤员们都陆续回来了。钟德州就把我们三个新来的伤员，介绍给大家，之后，又指着老伤员们，将他们一个个地介绍给我们。

钟德州指着一个大个子，说：“这是老许，有名的特等射手。他的右眼负伤，不能看清目标。在休养



時間，他已把左眼練得能瞄准了。再過幾天，就要歸隊。”

接着，鍾德州又指着一位上了年紀的老傷員說：“我們這位老炊事班長，他參加過第一次打長沙……”

總之，每一位老傷員身上，都有我們學習不盡的優秀品質。鍾德州這一次簡要的介紹，在我腦子裡留下一個重要的印象：“一個真正的紅軍戰士，就應該象他們這樣！”

這個印象，在當時年僅十六歲、入伍還不過幾個月對我來說，是件很重要的事。

新老傷員通過鍾德州的介紹，互相認識以後，就熱烈地談了起來。這時，外面響起哨子聲，開飯了。

鍾德州對我們新傷員說：“我們現在雖然是彩號，也不能忘掉老傳統，開飯前也要唱歌。”於是，他帶領大家唱道：

蔬菜油鹽和白米

一切都是工人的

每到開飯的時候

莫忘工人的利益

午睡的時候，我不知怎的老睡不着。腦子裡老在盤旋着今天所經歷的這些事情。我忽然發覺，上午介紹的時候，鍾德州沒有說到他自己一言半語。雖然我早就認識他，但他是怎麼負的傷，以及他有些什麼突出的地方，我都不知道。

我覺得鍾德州是位好同志，但好在哪些地方，我回答不出來：